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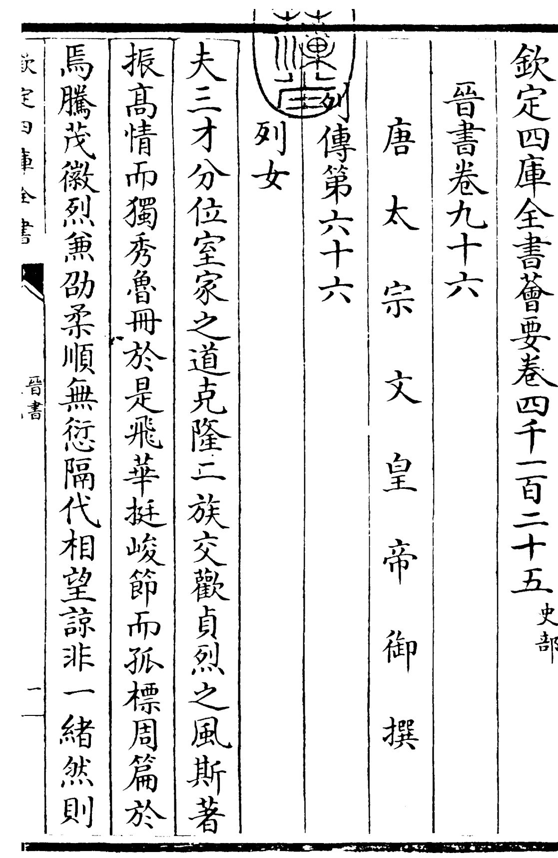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九十六
　　　九十七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二十五 史部

晉書卷九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六

列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馬騰茂徽烈無卲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

虞興嬀汭夏盛塗山有娀有㜪廣隆殷之業太任太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劒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

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

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

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躭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叅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

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敎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傳

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内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亦為宣帝所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

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甞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

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

於海内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黄門

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

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甞共琰坐

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

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云

鄭袤妻曹氏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為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為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于黎

陽及裒甍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也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為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二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絶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

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抜劒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縣吏甞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

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别駕為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驤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産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

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為軍資于時會稽内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周顗母李氏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内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户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而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户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

氏遂得為方雅之族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當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

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為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為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

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内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

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
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
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
夫及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
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
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
雖毒虐為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
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

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于別榻道
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
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
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
人胷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
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荅曰王夫
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
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胥嗣又無期功之親憐

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産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

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絶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産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内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

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馬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䘖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

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䳨儀殿

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啟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鷬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

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偽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偽追諡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

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

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為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

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絶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

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効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

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妄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妄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宫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

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

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

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

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為然僞中書令眭邃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為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偽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

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堂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燼宅前燼聞挽歌之聲慟絶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于城西將出宫超慮齎珍物出外使人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

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窺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

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

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柰何忘之不

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

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

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

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

柰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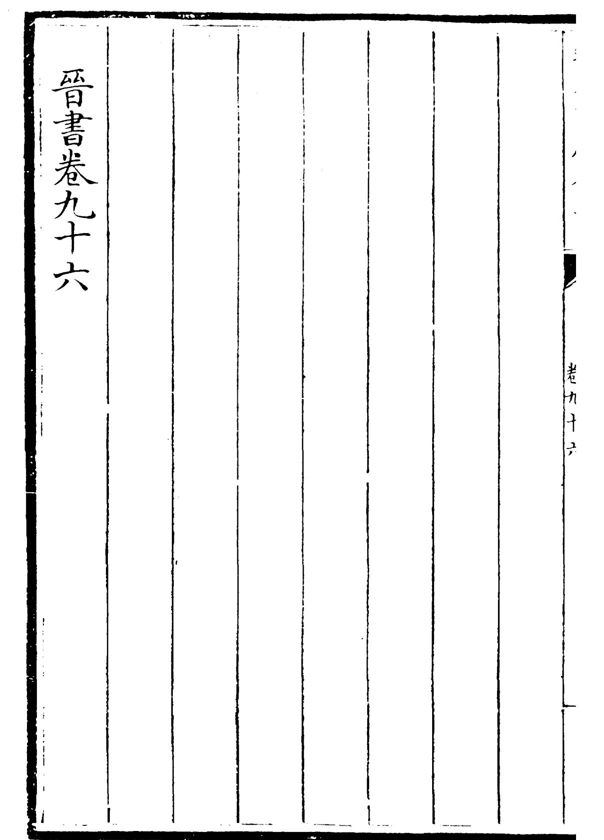
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

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為子茂虔娉其女為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廻矣使者不

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汩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騖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篡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

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寘踐義途匪因敎至聳清漢之
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𮌎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
顧齒劒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娩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徳操絜風
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晉書卷九十六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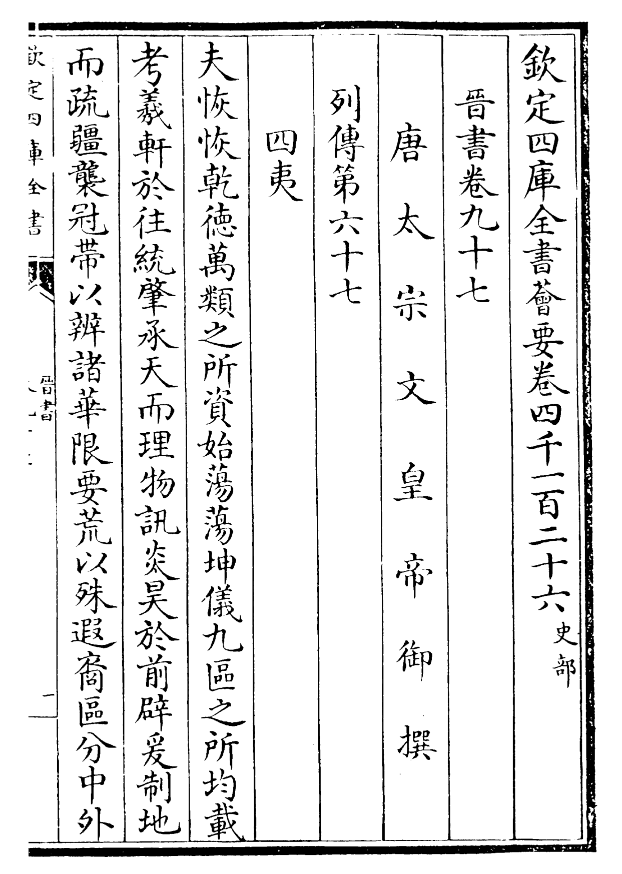
王渾妻傳琰女亦有才淑○琰監本誤婦今改正

陶侃母湛氏傳以一蚶鮓遺母○蚶應作坩此因音義作蚶而誤耳又鮓集韻作䰼

周顗母李氏傳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臣宗楷按本書周顗傳弟嵩嘗因酒瞋目以所燃蠟燭投之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是呼嵩為阿奴而此復以阿奴為弟謨小字前後小異○

何無忌母劉氏傳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窺之○橙各本誤梯今以音義改正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



晉書卷九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

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縣西宇而橫南極緐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安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擕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賝貢之禮於兹殆絶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

知者為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肅慎氏　倭人　裨離等十國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户八萬有城邑宫室地宜五穀其人强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殺人者死没入其家盗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

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
合者為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槨無棺其居喪男女皆
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馬及貂豽美珠珠
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
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
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
子弟走保沃沮帝為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為惡虜
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為之方計使

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沈與戰大敗之廆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為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

南東西以海為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户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户向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纓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蹻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摇繩終日讙呼力作不以為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鬬爭

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為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有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

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為約有馬不乘但以為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為布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

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挿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

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傉雞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戸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横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

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温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卧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為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

定乃立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絶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戸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戸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戸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

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釤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西戎

吐谷渾　焉耆國　龜兹國　大宛國　康居國　大秦國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視連　視羆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隷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曰先

公分建有别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鬬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鬬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别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别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

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曽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冪䍦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

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輙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犛牛西北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或號為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俶儻不羣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雖雄使名垂竹

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為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為姜聰

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鱠之矣汝何為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歷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氷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始祖自昌黎光

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
辛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
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為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
長史鍾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
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見今三孽並驕必為社稷
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没于地先君有
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

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為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為白蘭王視連幼廉慎

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

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

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為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顒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為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

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李孟子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勲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彊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愞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

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
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
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
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為戊寅可汗沙
溼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
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
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

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眞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為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絶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十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犂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姙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

為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為龜兹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吕光討西域復

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萄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為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絶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為器物不用為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為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

貢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

里有城邑其城周廻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梲栭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王有五宫其宫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宫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輙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

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輙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歳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　扶南

林邑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

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户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闘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為美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娉壻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横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為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

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簒位

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祝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從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絶其食於是乃攻大

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鏟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横山為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大半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

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絶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於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旣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

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醜黒拳髪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

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曁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强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

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絶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户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户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泫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

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邊

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歴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

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驢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

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

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户右當户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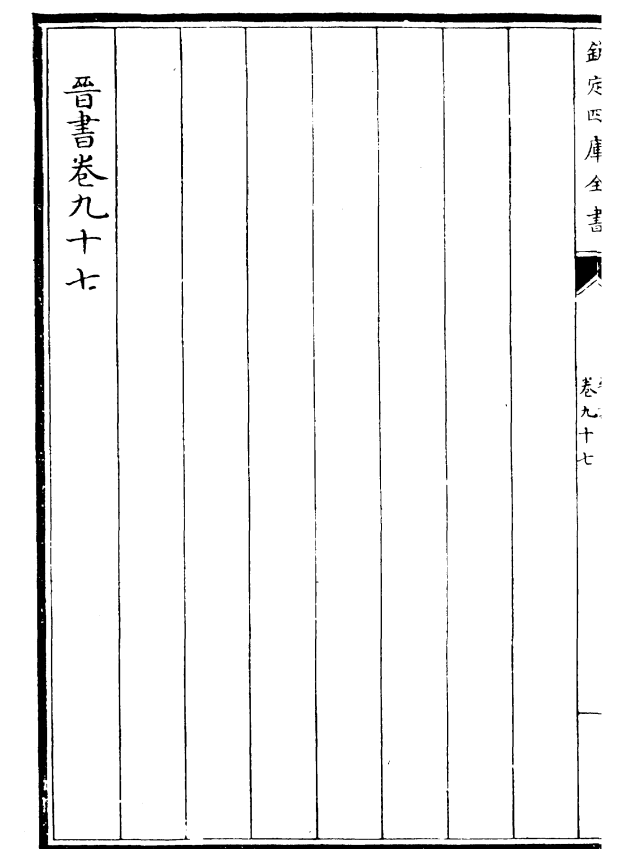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

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闚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為羣振鴞響而挺災恣狼心

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璪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亾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偽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綱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先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藴經時之略洛干童幼

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庬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庬㣺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逖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頽運克昌具緒實資忠訓


晉書卷九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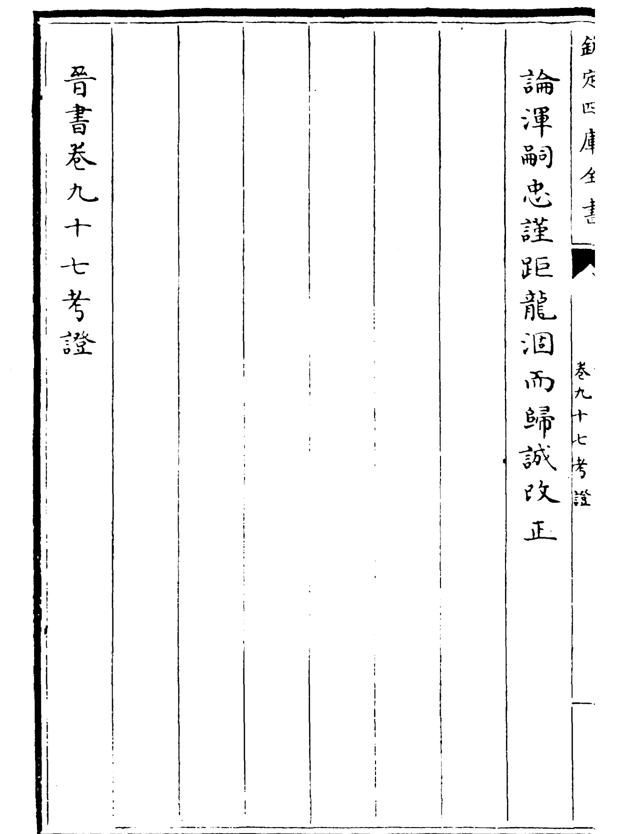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長韓傳善彈瑟瑟形似筑○上瑟字監本誤琴今從宋本改

賜其王傉雞錦罽緜帛○傉監本訛褥讀者遂疑雞字為訛音義傉內沃反蓋其王之名也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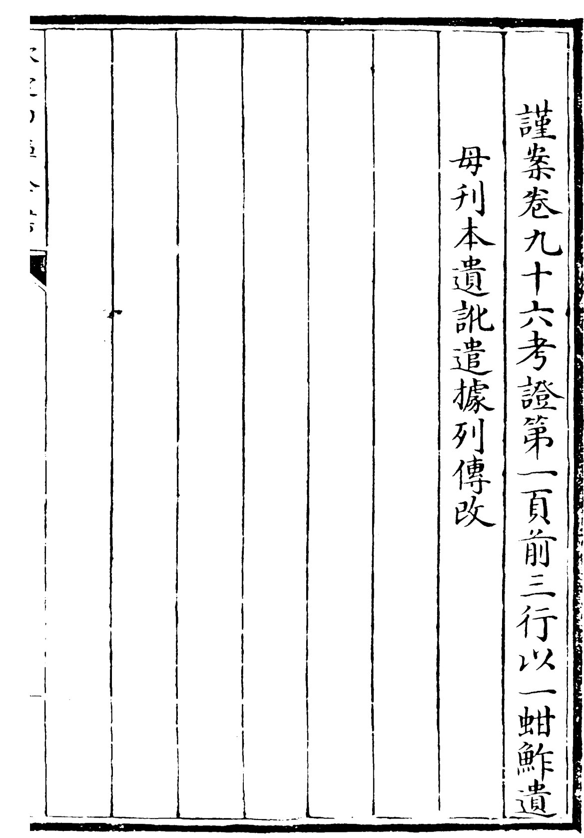
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一本此句下有四年方達季龍六字

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龍各本誤罷今從本卷史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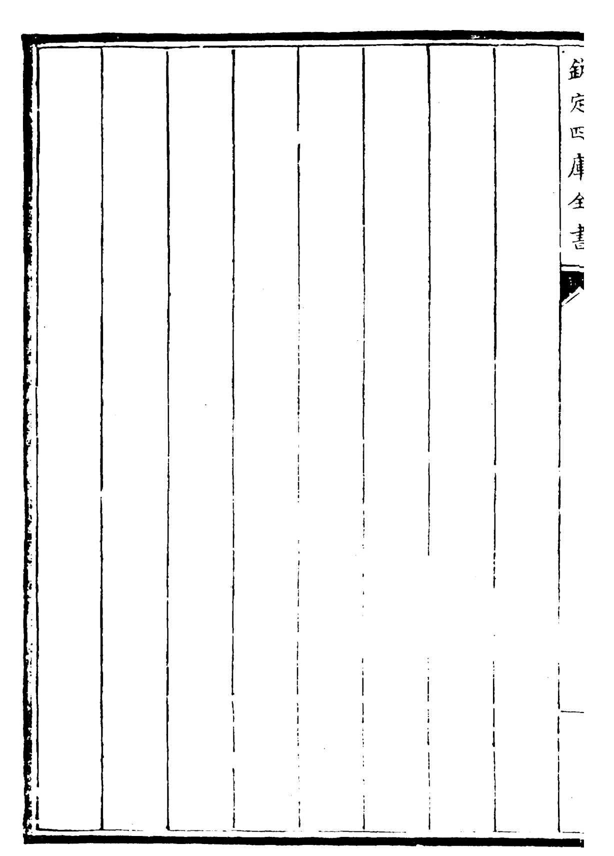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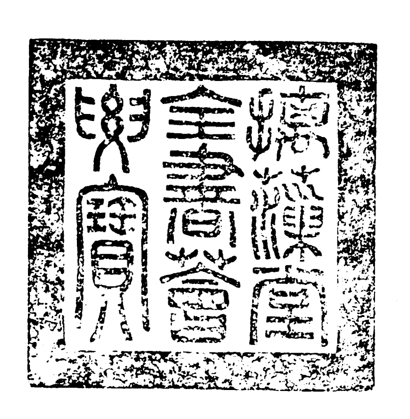
論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改正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謹案卷九十六考證第一頁前三行以一蚶鮓遺母刊本遺訛遣據列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馬嗣佺